

清儒學案

世章



捌肆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七

天津徐世昌

湘鄉學案上

有清中葉漢學盛而宋學衰湘鄉力挽其弊以宋儒程朱之學爲根本兼掣訓詁名物典章於漢學家言亦窮其蹟而擷其精致諸實用乘時得位戡定大亂光佐中興其勲業所就視明之王文成超越倍蓰眞儒實效蓋閒氣所鍾也述湘鄉學案

曾先生國藩

曾國藩原名子城字伯涵一字滌生湘鄉人道光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兩遇大考列高等六遷至禮部侍郎自爲諸生研求宋儒諸書洎通朝籍與善化唐確慎公蒙古倭文端

公昆明何文貞公霍山吳侍郎廷棟仁和邵位西懿辰漢陽劉
茆雲傳瑩同講學覃精義理兼事考據深究古今興衰治亂慨
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文宗卽位遵議宣宗郊配廟祔大禮專疏
上陳受特達之知應詔極論時政及敬陳聖德預防流弊諸疏
謬有古大臣風咸豐二年典試江西未至丁母憂時粵匪方
張攻長沙未下竄陷武昌次年循江下犯遂踞江寧先生奉命
在籍治團練奏言團練不食於官緩急不可恃請就鄉團募爲
勇營教以兵法號曰湘軍先清內匪增募三千人遣出境援南
昌力戰爲諸軍冠以東南形勢多阻水勦賊非有水師不可於
衡州造戰艦博采眾議損益舊制艦成集水陸萬人選將以塔
齊布公羅公澤南楊公載福彭公玉麐分領之或拔自偏裨或
起於書生並一時之傑乃大舉東征初戰靖港失利而湘潭一

路大捷以師不全勝自劾再進岳州又小挫旋大捷克岳州復武昌大破田家鎮圍九江湘軍之名震海內會水師入鄱陽湖爲賊所扼與外江水師隔爲二武昌又陷胡文忠公率師規復不克先生方與賊相持於江西以武昌據長江上游爲必爭之地分遣羅公澤南銳師回援攻武昌未下羅公傷殞令李公續賓繼統其軍再克武昌進攻九江軍威復振七年丁父憂回籍九江旣拔迭詔促赴軍逾小祥乃出駐建昌肅清江西諸郡縣遂與胡文忠合籌全局定三道規皖之策弟忠襄公國荃一師直薄安慶十年江南大營潰蘇浙繼陷先生方奉入蜀督師之命未行於是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時英法聯軍犯京師東南震驚堅持安慶一師不可搖動十一年克安慶進駐之遣忠襄率師進規江甯水師循江而下爲應援同治元

年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先奉節制四省之命固辭不許舉
左文襄宗棠付以浙事舉李文忠鴻章付以蘇事皖北則有多
隆阿公李公續宜諸師皖南則有鮑公超張公運蘭諸師數道
並進三年蘇浙先後戡定攻拔江寧僞都粵匪平論功封一等
毅勇侯世襲罔替以湘軍轉戰十有三年慮其暮氣大功旣歲
悉散歸農主用淮軍以備勦捻匪先是捻匪肆擾皖豫齊魯鄂
陝之間常與粵匪勾結粵匪平而捻匪猶熾四年科爾沁親王
僧格林沁戰歿曹州先生奉命督師奏言賊情已成流寇官軍
不宜與之俱流宜於安徽之臨淮江蘇之徐州山東之濟寧河
南之周家口駐重兵爲四鎮別設一游擊之師一處有急各相
應援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又議扼黃河運河以蹙賊兵事
始有歸宿而言路多所指摘乃自陳病狀請開缺以閒散効力

並請削封爵詔不允行尋命回本任以李文忠代督師悉守成略卒以長圍殲賊六年東捻平七年西捻竄擾畿輔李文忠左文襄會勦仍用扼運河長圍之策殲之是年拜武英殿大學士中原既定召入覲調授直隸總督陳練兵飭吏清訟治河四事爲治綱行之期年積弊一清九年天津民擊斃法國領事焚教堂奉命查辦奏言小忿不足開衅當曲全邦交密儲兵備乃爲立國之道事定仍調督兩江以目疾乞休優詔還鎮中外大事皆就決之策西邊主先清甘肅而後出關籌滇黔主以蜀湘爲根本議馭夷則購船礮開製造局選派出洋學生習藝交涉不爭虛文而重保吾民生計其經營遠大類此十一年薨於位年六十有二贈太傅諡文正先生經濟本於學問每建一議策於受事之始及其成功一如所言求才若渴加以陶鎔中興名臣

將帥泰半出於所薦拔而造就之服膺儒先躬行實踐省察克治首重不欺論學兼取漢宋之長要之致用發爲文章起衰載道所仰止者自文周孔孟以後兼取道德政事辭章下逮近儒顧氏炎武秦氏蕙田姚氏鼎王氏念孫凡三十有四人圖其象而爲之記以示爲學宗旨所著有奏稟三十六卷書札三十三卷批牘六卷詩集三卷文集三卷雜著四卷求闕齋讀書錄十一卷日記類鈔二卷十八家詩鈔二十八卷經史百家雜鈔二十六卷經史百家簡編二卷鳴原堂論文二卷古文四象四卷統編爲全集附年譜十二卷求闕齋弟子記四十卷則門人所記述者也又有家書十卷家訓二卷並行於世

參史傳 李鴻章撰神道碑

劉蓉郭嵩燾合撰墓志銘 朱孔彰撰別傳 黎庶昌撰年譜

奏稟

遵議大禮疏

奏爲遵旨敬謹議奏事正月十六日皇上以大行皇帝硃諭遺命四條內無庸郊配廟祔二條命臣工詳議具奏臣等謹於二十七日集議諸臣皆以大行皇帝功德懿鑠郊配斷不可易廟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論也臣亦欲隨從眾議退而細思大行皇帝諄諄誥誡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仰測高深苟窺見萬分之一亦當各陳其說備聖主之採擇竊以爲遺命無庸廟祔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遵從無庸郊配一條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所謂無庸廟祔一條萬難遵從者何也古者祧廟之說乃爲七廟親盡言之有親盡而仍不祧者則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廟之數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大行皇帝于皇帝爲禰廟本非七廟親盡可比而論功

德之彌綸又當與列祖列宗同爲百世不祧之室豈其弓劍未忘而蒸嘗遽別且諸侯大夫尙有廟祭況以天子之尊敢廢升祔之典此其萬難遵從者也所謂無庸郊配一條有不敢從者二何也古聖制禮亦本事實之既至而情文因之而生大行皇帝仁愛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災立頒帑項頻年賑貸薄海含哺粒我蒸民后稷所以配天也御宇三十年無一日之暇逸無須臾之不誠純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實而欲辭升配之文普天臣民之心終覺不安此其不敢從者一也歷攷列聖升配惟世祖章皇帝係由御史季周琬奏請外此繼統之聖人特旨舉行良由上符昊眷下愜民情毫無疑義也行之既久遂爲成例如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無例可循臣下猶應奏請況乎成憲昭昭曷敢踰越傳曰君行意臣行制在

大行皇帝自懷謙抑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國家之舊制此其不敢從者二也所謂無庸郊配一條有不敢違者三何也壇壝規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繕修一磚一石皆考律呂之正義按九五之陽數增之不能改之不可今則每幄之內僅容豆籩七幄之外幾之餘地我大行皇帝慮及億萬年後或議增廣乎壇壝或議裁狹乎幄製故定爲限制以身作則世世可以遵行今論者或謂西三幄之南尙可添置一案暫爲目前之計不必久遠之圖豈知人異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敢言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忍言也經此次殊諭之嚴切盈廷之集議尙不肯裁決遵行後之人孰肯冒天下之不韙乎將來必至修改基址輕變舊章此其不敢違者一也古來祀典興廢不常或無其祭而

舉之或有其禮而罷之史冊所書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間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開元十年從張說議罷太宗高宗配位宋景祐年間郊祀以藝祖太宗眞宗並配嘉祐七年從楊敞議罷太宗眞宗配位我朝順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于大享殿奉太祖太宗以配厥後亦罷其祀祀典改議乃古今所常有我大行皇帝慮億萬年後愚儒無知或有援唐宋罷祀之例妄行陳奏不可不預爲之防故殊諭有曰非天子不議禮一經斷定巍然七幄與天常存後世增配之議尙且不許罷祀之議何自而興所以禁後世者愈嚴則所以尊列聖者愈久此其計慮之周非三代制禮之聖人而能如是乎大行皇帝以制禮之聖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尋常之識淺爲窺測有尊崇之虛文無謀事之遠慮此其不敢違者二也我朝孝治天下遺命在所尤

重康熙二十六年孝莊文皇后遺命願于遵化州孝陵近地安
厝臣工皆謂遵化去太宗昭陵千餘里不合祔葬之例聖祖仁
皇帝不敢違遺命又不敢違成例于孝陵旁近建厝奉安殿三
十餘年未敢竟安地宮至雍正初敬謹歲事嘉慶四年高宗純
皇帝遺命廟號無庸稱祖我仁宗睿皇帝謹遵遺命故雖乾隆
之豐功大烈廟號未得祖稱載在會典先後同揆此次大行皇
帝遺命一條森嚴可畏若不遵行與我朝家法不符且殊諭反
覆申明無非自處于卑屈處列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讓亙古
之盛德也與其以尊崇之微忱屬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
歸之君父此其不敢違者三也臣竊計皇上仁孝之心兩者均
有所歉不奉升配既有違命之嫌又有將來之慮是多一歉也
一經大智之權衡無難立判乎輕重聖父制禮聖子行之默契

精微不待臣僚擬議而後定臣職在秩宗誠恐不詳不慎皇上他日郊祀之時上顧遺訓下顧萬世或者悚然難安禮臣無所辭咎是以專摺具奏干冒宸嚴不勝惶悚戰栗之至謹奏

應詔陳言疏

奏爲應詔陳言事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諭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仰見聖德謙沖孜孜求治臣竊維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論獨至我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憲旣備旣詳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端賴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請爲我皇上陳之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朝列聖爲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

瘡痍初復民志未定故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
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嚴乾隆嘉慶之際人尙才華士驚
高遠故大行皇帝斂之以鎮靜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
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
而有猷有爲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蒞爲慎以柔靡爲恭以臣
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
有二曰敷衍曰顛頊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
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其秋毫不見輿薪
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顛
頊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
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鉅
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

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頽風去年京察人員數月之內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染無如風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臣愚以爲欲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漢臣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論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後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萬壽聖節不許閒斷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見廷臣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與聖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欲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進講之例四海傳播人人嚮風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論難見無

才者則勛之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輒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勛之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學於宮中羣英鼓舞於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閒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之更張僨事而澤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所謂培養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論其已登仕版者如內閣六部翰林院最爲蒼萃之地將來內而卿相外而督撫大約不出此八衙門此八衙門者人才數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於堂官所謂培養者約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之於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之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

短氣此甄別之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之成案也雍正年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年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之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則去其稂莠也保舉則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農夫日日田閒乃能熟悉穡事也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克到署與司員恆不相習自掌印主稟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有未盡者哉自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或終身不得主稟內閣翰林院員數亦三倍於前往往